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44
27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四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温奇先生	(意大利)
出席：贝宁	翁加沃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日本	安倍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本哈亚勒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哈马舍尔德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6-81370/A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卡杜马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下午三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巴拿马代表的发言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一星期前——就是七月二十日——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使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感到欢乐，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工作以前，我想就这件事说几句话。 我是指维京一号在历时一年长达四亿多英里的太空旅程登陆火星的事。 这件轰轰烈烈的事为星球间的探险开了一个新纪元。

这种秘密的时空结合预示技术上又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使我们对人类生活的改善充满了希望。 但是这只有在一个和平公正的制度内由我们这个世界组织领导才能实现。

这个科学和技术成就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实在是代表人类精神的胜利，也是个人、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专家的胜利，不管他们是属于政府还是属于私人工业，他们在地球的这一地区工作，终于创立了这个光荣的功绩。这件事会在历史记载里永垂不朽，会受到普遍的祝贺和称赞。 这无疑是一椿为美国带来荣誉的和平行为，而美国正是人类史上最有革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社会之一。

主席：如果安理会不介意，我要表示完全赞成巴拿马代表刚才就维京一号登陆火星这件大事所作的发言。 如果我说这件历史性事件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不起的话，我想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以及我国代表团都会同意的。 这是太阳系——也许超过太阳系——探测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使我们深受感动，这会拓宽我们在太阳系内生命的知识，对人类的前途无比重要。

我要代表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向美国代表就这次伟大的成就表示非常热烈的祝贺。

贝内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以美国政府代表身分，表示我们对于巴拿马代表的发言和主席先生的发言不胜感激与感动。 我们希望这次的成就会真正有益于人类。 我认为我们任何国家如能开辟新天地，也就是所有国家都开辟了新天地。

我认为这件事会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147)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赞比亚、南非、毛里塔尼亚各国代表的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刚才列入议程的议题。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按照《宪章》第三十七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就提议邀请我刚才提到的各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位子为数有限，我邀请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南非和毛里塔尼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就是在他们愿意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南非代表博萨先生和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席。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细节已经载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我的信(S/12147)中。

第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姆瓦勒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理事国迅速答应我们的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来审议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

权对我国所作的屡次侵略行为。此外，我也要谢谢你对我个人和我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所说的热烈欢迎的话。我也想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七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位。我国代表团希望能与你一本贵我两国亲密关系的精神园满合作，当然我们也希望与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同样地园满合作。

我也要向你和你的安全理事会同事转达我国总统肯尼思·大卫·卡翁达博士阁下的敬意和祝愿。

我应当用这个机会代表赞比亚共和国的党、政府和人民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阁下表示深切的谢意，因他在解放南部非洲方面始终不渝地作出了努力。此外，秘书长对南部非洲的第一线国家的特别问题也体现了深切的了解。

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南非和其他南部非洲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对赞比亚所犯的侵略行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一九六九年七月这个崇高的安理会审议了葡萄牙前殖民主义和法西斯政权对我国所作的侵略行径，安理会除了别的以外，强烈指责了葡萄牙的侵略，并要求葡萄牙立即停止侵犯赞比亚的领土完整和无缘无故对赞比亚的袭击。一九七三年一月安理会审议了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境内的伊恩·史密斯政权对我国所进行的侵略行径。在这方面安理会，除了别的以外，谴责了史密斯非法少数政权对赞比亚的侵略行径。安理会也讨论到有必要立即消除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以便有效地结束该政权对我国的敌对行为。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具体地就南非问题审议了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一致通过了第300(1971)号决议，其中安理会要求南非充分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及领土完整。此外，安理会宣告：

“…倘南非侵犯赞比亚的主权或领土完整，安全理事会将再行集会依《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进一步审查此项情况。”

今天已经不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审议南非侵略一个主权和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问题了。仅仅几个月以前，安理会就审议过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施的侵略。

因此，很明显地，南部非洲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存在对于该区域独立非洲国家的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况对于非洲特别有利害关系，对于一般国际和平和安全也有影响。我不必再提醒安理会，我们一贯遭受白人少数政权侵略之害的一些国家有捍卫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保留要求友邦人士援助我们的权利。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联合国及其《宪章》内所主张的宗旨和目标始终保持信心，我们再度来到安全理事会——主要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以便大家共同决定一个适当办法来对付狂傲、好战、顽固的南非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屡次对我国的侵略，这个政权象南罗得西亚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一样，一心一意想长期维持现状，因而拒绝注意到非洲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要在该区域建立公正秩序和尊重人类尊严的要求。

我们认为南非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最近对我国所作的侵略行径是极其严重的。这次侵略行为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在赞比亚境内30公里进行的，就是在西方省卡翁加马希区域的锡亚洛拉。这次在赞比亚境内所作的侵略行为明目张胆地侵犯我国的领土完整，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加以强烈谴责。这次侵犯行为的直接目标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自由战士的临时营舍。

这次袭击该营地的经过是南非军用飞机从东南方向西北方，飞在该地区上空盘旋，降落武装人员，在营地四周埋藏地雷即向该营地进攻袭击。

营地居民四出奔逃，有些人因遭遇伏兵被杀。也有的因触发地雷而被炸死，这一次无谓攻击的初步伤亡估计是死22人，伤45人。后来死亡的人数增加到了24人，如将来续有发现，还会增加。到今天为止这个地区还是布满了真地雷。

南非的这种凶暴行为证明南部非洲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漠视人命，但是，谴责这种行为还有两个其他具体理由。首先，这种行为公然侵犯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用说，这是直接违犯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其次，这次攻击的对象是西南非民组的一个自由战士营舍。我想在这方面安理会不会忘记，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因此，南非政权攻击那些为了把祖国从这

个非法占领政权解放出来而战斗的纳米比亚人，是残忍的，毫无道理的，也是肆无忌惮地藐视联合国的威权。

事实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索韦托和南非本土其他非洲城镇的无辜黑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惨无人道地横加杀害就明显地证明了该政权的残忍。这次超过了沙佩维尔惨案的屠杀，加上南非政权对我国的蛮横袭击所证明的该政权全面的侵略和好战野心，应该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种族主义的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非法少数政权是如何蓄意准备保卫它们的恐怖统治。事实是这些种族主义政权为了要把该地区保留给他们自己，就对南部非洲的黑人进行了灭绝种族的屠杀。

南非为了决心长久在南部非洲保留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绘制地图，为了战略和防御目的把撒哈拉以南的整个非洲划为它的领土，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该种族主义政权最近硬在种族主义的南非议会通过一种“法律”，许可“穷追”自由战士，作为国家政策，并授权该政权越境进入任何邻国，侵犯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南非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却完全不顾它的各项决定，继续与南罗得西亚英国殖民地的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合作不受惩罚，这难道也真有什么奇怪吗？

我已经说过，南非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但完全蔑视联合国，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联合国本身的会员国直接向联合国的权威挑战，在程度上超过任何其他情况。对于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局势的恶化，南非是不能辞其咎的。此外，南非对该区域各独立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的所有国家的各种阴谋显示该政权也在推行扩张主义。

因此，主要的问题是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黑人多数统治和消除南非种族隔离的问题。只要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在该地区继续存在下去，国际社会将见到这类政权对独立的非洲国家再三进行侵略的行为，例如我国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所遭受的这次就是。事实上，只要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在该区域继续存在，南部非洲的安全就仍然会朝不保夕，而国际和平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所以联合国——特别是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安理会——所面临的考验是

如何采取果断措施来加速实现南部非洲的多数统治。国际社会如果不能采取断然行动，就必然会使该区域的种族冲突加剧，事实上这种冲突已经开始了。

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南非对赞比亚所进行的侵略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我们独立十二年以来一直遭受的一系列侵略行为的一部分。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政治地位，由于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绝对支持南部非洲解放事业的态度，我们始终是非南敌对行动的对象。别的不必说，仅仅今年南非已对我们作了不下十四次挑衅行为，现在叙述如下：

(1)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一架南非飞机在卡宗古拉侵入我国领空。

(2)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四日，一架南非直升机在卡托姆保拉侵入我国领空。

(3)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一日，一枚南非杀伤地雷爆炸，在塞西克区的利康达村炸伤了几批牛羊。

(4)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六个南非士兵在卡蒂马穆利洛越界侵入，在一个边界标志上写字并画骷髅，把标志毁损。

(5) 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伊穆省一个无辜的赞比亚民妇被南非特务所布杀伤地雷炸去一只脚。

(6)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一辆军用汽车触发南非特务在伊穆省所布的一枚杀伤地雷、汽车完全炸毁。

(7)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南非军队装甲车向塞西克县城射击，并发射反坦克导弹，损毁若干幢房屋。

(8)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南非军队对塞西克县城射击，造成严重的财产损毁。

(9)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南非军队以迫击炮和导弹击毁赞比亚政府的公路分局。同一天，一架南非飞机在塞西克县政府侵入我国领空。又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同一天，在塞西克同一地方，一个名叫纳里塞博·伊鲁克拉的九岁女孩被南非武装力量的子弹击中，子弹洞穿她的一只腿。

(10)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一辆越野汽车在塞西克触发一枚南非地雷，死士兵一名，重伤三名。

(11)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南非军队又炮轰卡蒂马穆利洛，造成严重的财产损毁。

(12) 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一辆越野汽车在新杰姆贝拉触发一枚南非特务布设的地雷，车上有六人重伤。

(13)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南非特务在新杰姆贝拉布设的地雷炸毁一辆越野汽车，死赞比亚人一名，重伤两名。

(14) 另外就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侵略行为，比其他事件都要严重。

我也可以告诉安全理事会，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同南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勾结，共同在卡普利维地带和卡宗古拉两处与赞比亚交界线上布署了空军和步兵突击队。这些突击队不但真正威胁到靠近赞比亚边界居民的生命，而且由于突击队越境侵入我国，布设杀伤地雷和反车辆地雷，使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从而造成破坏和恐怖。

在南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的边界上，情况也复如此。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对我们兄弟国家莫桑比克的一些地方恣意轰炸。

除了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侵略行径以外，我也想告诉安全理事会，赞比亚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很早开始南非一直在干预我国的内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事实上为赞比亚境内的一些反对分子提供了训练、资金和武器。南非所利用过的特务中有威廉·希潘戈，此人最近和他的几个爪牙一起被我国法院以叛国罪处死刑。南非付了希潘戈几百万美元，目标显然是颠覆赞比亚政府。为了达到这个恶毒的目标，希潘戈的任务是招募，事实上也确实已经招募一些通敌分子，让他们在南非、在纳米比亚、在那时的法西斯葡萄牙所统治的安哥拉、在南罗得西亚接受军事训练。南非种族主义者在破坏、间谍、颠覆等方面训练这些反对分子。

威廉·希潘戈的帮凶中有一位是布拉特森·穆沙拉，他是一个赞比亚反对分子，

曾在当时葡萄牙法西斯统治下的安哥拉招募和训练哪些赞比亚应召的分子。

穆沙拉带领二十三个配备新式武器的人由安哥拉进入南非，来带头袭击赞比亚。他于一九七五年底由纳米比亚经过西方省的森纳加县进入赞比亚。我国治安人员现在正在搜捕对我国人民施行恐怖政策的穆沙拉及其党羽。他们已经谋杀了許多人，毀坏财产，偷窃财物。

南非所有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力求解放南部非洲的政策。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企图终止我国对正在为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英勇斗争的解放运动所作的支援。

南非希望在横施侵略和对我国内政加以干涉以后，赞比亚会放弃西南非民组和南部非洲其他解放运动，会为了权宜之计而牺牲这些运动的正义事业。

我要断然声明，这种侵略行径反而使我们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地支持各解放运动及其正义事业。我们要支持它们到底，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事业是合法的。我们不会舍弃它们，也不会对它们置之不理，因为我们也知道它们的斗争符合联合国及其各项决议。这些解放运动是为争取它们的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而进行斗争的。此外，我们赞比亚人认识到，只有我们的邻国取得自由独立之后，我国才能享有真正的和平和安全。我们不能同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共存。

在这里我要很自豪地公开声明，赞比亚会继续尽力支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

南非已经明示不愿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正在纳米亚温得和克举行的所谓制宪会谈是由南非所一手炮制的傀儡和走狗扮演的。这些会谈是一种烟幕，用来掩护南非政权的狼子野心，这个野心就是想按其班图化政策瓜分纳米比亚的勾当成为合法行为。南非已经肆无忌惮地对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许多决议置之不理。事实上，安全理事会今年一月就限定南非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前郑重宣布它愿意撤出纳米比亚，并同意在联合国监督和管制之下在该领土举行全国性选举。但是，南非不但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的这个重要决议，而且反而加强了对纳米比亚

的压迫统治，大肆屠杀了纳米比亚人，加强了对赞比亚无法无天的侵略行为，也侵犯了纳米比亚的领空和领土完整。南非进行这种侵略行为是用国际的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基地的。

既然南非不愿意在纳米比亚促进真正独立，该领土的合法所有人只有利用一切可用的方式来进行斗争。他们有权为自己的土地而斗争。那些离开祖国去推进斗争的人需要过境的方便。如果我们不伸手协助这种残暴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就失去人性了。

我们赞比亚人有义务为受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提供这种方便。象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轰炸我国境内一个过境宿营地，以及残酷地谋杀纳米比亚爱国分子等事件是阻挡不了我们的斗争的。只有南非从纳米比亚全面地无条件地撤出，只有该领土在多数统治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实体获得独立，斗争才能停止。

对于南部非洲正在开展的政治高潮，安全理事会不能袖手旁观。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宪章》规定的任务，就必须体现全力支持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的正义事业。安理会的这种支持必须包括采取具体行动来彻底孤立事实上是贩卖死亡和毁灭的南部非洲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这种支持也必须反映在安全理事会对南部非洲第一线独立非洲国家所遇的困境有所响应这一点上。赞比亚和其他第一线国家为了尽力支持解放运动，事实上是负起了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共同负起的担子。

对于目前这件事情，安全理事会必须用最强硬的措辞，谴责南非对赞比亚的蛮横侵略和对于无辜人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残酷的屠杀。安理会还必须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今后尊重赞比亚及其他第一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安全理事会还应该明明白白地宣布，要南非立即放弃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霸占，并声明南部非洲的和平及安全是与该地区的解放分不开的。因此为了这一点安理会必须声明它无条件地支持西南非民组及南部非洲的其他解放运动。

在提出这些要求时，我要再度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到我在这次发言开始时提到的第300(1971)号决议。南非现在又一次侵犯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第

300(1971)号决议。特别是执行部分第3段，安全理事会宣告它将依照《联合国宪章》检查南非对赞比亚重新进行的任何类似敌对行为。现在就是安理会履行这个承诺的时候。我现在要请安全理事会在它职权范围之内对南非采取严厉有效的措施。

我相信安理会一定会履行它的责任。我希望在回国时，能常着安全理事会同赞比亚人民乃至为南部非洲解放而继续作出重大牺牲的其他第一线国家人民团结一道的信息，解放南部非洲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希望安理会会一致通过包括我们所有要求的一个决议，从而反映这个团结，这种团结对我们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孤立南非和南部非洲的其他罪恶势力。事实上，我们也应该不遗余力地加速纳米比亚的解放，并消灭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冷酷地实行的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外交部长对我的称赞。我要向他保证我一定把他赞扬秘书长密切注意南部非洲问题的发展及献身推行宪章主要宗旨及原则的话转达秘书长。

我想补充说秘书长非常抱歉今天不能出席。他按照一年之前拟定的时间表前往日内瓦，处理本组织的重要工作。我当然会随时向他报告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我现在想履行一项愉快的职责，我热烈欢迎坦桑尼亚外交部长，易卜拉欣·卡杜马先生阁下。出席安理会这次会议，参加审议工作。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一封信，信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即将审议赞比亚共和国提出的关于南非为达到侵略的目的显然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一再侵略赞比亚共和国的控诉。

“我想向你表示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在不表决权的条件下参加这个辩论，并由我以代理主席身分率领包括博茨瓦纳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出席。”

大家记得，安理会已经几次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发出邀请，最近的一次

是三月二十九日的第一九〇二次会议。因此，我提议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理主席及所提到的其他成员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希望接受我的提议。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代理主席及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发言者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博萨先生（南非）：主席先生，让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七月份主席这个重要而责任重大的职位。

首先我想声明，南非政府对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击赞比亚村庄锡亚洛拉之事并不知情。南非政府从不、也决不下令攻击赞比亚的村庄。努力同所有南部非洲国家，包括赞比亚在内，维持友好关系，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这一地区的各国的利益全靠大家以双边方式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争执来维持。

赞比亚的代表提到了许多其他的事件。过去双方边界上确实曾经发生过许多事件。南非政府都一一知悉，而且南非当局这方面已经把赞比亚国民的多次侵犯事件提请赞比亚政府注意——例如发生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一九七四年八月三日，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的事件。我们的记录显示此外还有我们所未抗议的许多次发生过的侵犯边境的事件。我刚才所提到的事件都是我们已经提出的，我相信赞比亚外交部长可以予以证实。我们所未曾提出的事件，也涉及暴力和死亡，它们分别发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六日，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和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此外，还有在赞比亚庇护下的敌对分子

所从事的暴力行动。这些人多次越过边界，杀死了西南非无辜的白人和黑人民。

关于边境事件的双方控诉最近由两国政府互换照会加以处理。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程序，因为它可对所控称的事件进行调查并采取制止事件再次发生的步骤。

然而，就所说的锡亚洛拉事件而言，南非政府对该处据说发生的事态是经由新闻报导获悉的。我国政府采取主动，想去证实这些事实。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日星期日，南非外交部给赞比亚政府发了一通电报，探求事件的细节。但没有得到回音。

南非方面愿意与赞比亚讨论局势，以便确定事实，并借此采取双方认为大致适宜的进一步步骤。南非一直是想这样做的。

赞比亚代表的发言中提到一个明显地由一位名叫穆沙拉者支配的团体；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他还说，这团体是由南非政府鼓动或协助来对付赞比亚的。

不错，我们认识穆沙拉这个人。我们将所知道的实情简述如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有一架飞机来到西南非北边的卡范果的龙杜，里面搭乘了穆沙拉和六十七位徒众，其中也有妇女和儿童。飞机到来事先我们未收到通知。穆沙拉是一位赞比亚人。他来自北边。他以他的团体是难民的身分要求庇护。当局因此很是为难。考虑了各种方式之后，基于人道的理由乃允许了该团的庇护，但对他们表明庇护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在任何环境之下他们不可也不准许对赞比亚进行颠覆活动。

后来，穆沙拉是否能遵守承诺成了疑问。确实，我们也怀疑他是否有诚意。因此，我们把他和他的信徒分开，并将他和他的信徒拘禁在不同地点的两个营地。我们也给他们寻找工作，让他们有些事做。但这些办法都失败了。他们不愿工作。例如，许多穆沙拉的徒众同意在当地筑路计划中协助警卫工作。然而，他们都不称职，我们只好在短时间内将他们送返原来的团体。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穆沙拉重新提出保证说一定遵守最初的条件，因

此，他获准回到他信徒的拘留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至八日的那一个夜里，穆沙拉和他的信徒多人袭击附近的一座仓库之后潜逃了。 因为雨水冲洗了他们的足迹，各种追捕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

我今天在此非常清楚地表明，穆沙拉不是南非政府的朋友，南非政府也不是穆沙拉的朋友。 穆沙拉是基于人道理由而获准庇护的。 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给我们带来麻烦和难堪。 这我是承认的。 他不受欢迎，假如他再度越过边界，我们便要把他同他的信徒逮捕起来交给赞比亚当局。

穆沙拉的背景以及他的活动，赞比亚很清楚——确实，赞比亚大使比我更为清楚。 他的公然坚持反对赞比亚政府不是受南非的影响。 关于这点，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 南非不但没有鼓励穆沙拉去做反对赞比亚的事，并且还制止他这样做。 提供给他的只不过是一个住处而已。 南非既然没有帮助他计划反对赞比亚，也没有允许，他从南非或西南非领土进行反对赞比亚。

赞比亚这项指控的重点是指责南非支持发动——就这一次的事件说，是曾经支持发动——对另一个非洲国家的颠覆和恐怖活动。 赞比亚的代表应该知道这种活动与南非政府的政策是不符合的。 如所周知，许多离心分子和团体在非洲内外进行推翻现政府的活动。 我今天必须坦白地说：这些离心团体曾请非洲内外的其他各国政府援助他们颠覆他们的现政府。 我认为我今天在安理会有责任说，虽然我多少有点犹豫这样说，我们最近收到了十一个非洲国家里十一个以上非洲离心团体关于援助颠覆和推翻有关各国政府的请求。 我可以补充说，这类的请求也不限于非洲大陆。 而且我必须强调，对这些要求我们从没有一次给予丝毫考虑。 何况，南非一贯的政策是决不提供任何性质的援助给企图颠覆他们本国政府的分子。

南非想在非洲，特别是在南部非洲维持和平还有疑问吗？真的，没有人能驳倒这一点。 冲突和斗争的升级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灾祸，都会对我们大家造成巨大损害。

几乎在南部非洲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好象不由自主地——恕我这样说——自动地

预先安排好似的把责任推到南非的门口。在一个多年来备受动乱和游击队攻击之苦和充满派别、敌对行动私人军队和匪帮的地区，这种想法是不正当的。南非不是这地区动乱的发起者、唆使者、支持者。赞比亚也不能幸免。赞比亚由于环境的迫使，也采取了紧急行动，而大家都晓得这些环境是与南非完全无关的。据最近报导，客居于赞比亚的某些运动兄弟阅墙，自相争斗，对赞比亚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诸如引起这次讨论的这些发展是要归因于南部非洲的动荡局势的。动乱的根源是：该地区中武装团体既不效忠于任何人，而又往往自作主张采取行动，置该地区各主权国或整个地区的利益于不顾。当然这区域需要的，是一种范围较大——较开枪挑衅事件为大——的解决办法；是一种有希望导致整个南部非洲而非一地一区的永久稳定的解决办法。只有如此，才可以消除整个区域的紧张局势和疑忌心情。南非开了这张和平药方，准备与有关其他国家进行讨论。我们期望这地区所有其他国家都愿意严肃地、负责地、一起研究促成持久和平条件的真正可能性。

我们与任何其他一样关心找出方法来清除我所说的那种局势所必然产生的倾轧。

至于西南非的局势，立宪会议已作出了极大的进步。该会议已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是不久以前所认为不可能的事。昨日所诅咒的，明日可以变成可接受的。——但不是在紧张恐怖之中，也不是在威胁之下。更进一步则需要谅解的气氛。

关于难以处理的立宪会议组成问题，我想重述我国总理最近在南非议会上的讲话。他说：

“他们自己决定某种做法。该做法是属于他们的。假如他们要引进其他人来——我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是他自己的事。我不会去干涉。”

关于西南非的地位问题，南非总理说：

“西南非具有一种特殊的国际性质。不管我们对委任统治权的观点如何，

不管我们对它持有何种不同的看法，事实仍然是西南非具有一种特殊的国际性质，无人能忽视这点。”

他补充说：

“有一件事情今天我要在这里予以明白指出。假如那些领导人已经为他们自己的未来做好打算，即使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我也得接受，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未来。”

南部非洲广大人民利害所系，绝不可错过了取得未来和平的机会。诚然，尽管有关国家和人民有着种种抑制与偏见，我们仍旧期望整个南部非洲问题的和平解决，无论怎样遥远，总是可以获得的。我们仍旧希望和平是可以获得的。我们感激美利坚合众国最近重新燃起这个希望，并且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积极的主动。

我们非常现实地注意到了这条路的重重困难，但原则上我们愿意加以探讨。我们现在需要南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直接有关国家大胆地愿意互相信任，因为对南部非洲的局势来说信任是一个极其主要但却不易捉摸的因素。我们在这个时候绝不可咒骂。咒骂无助于信心的建立。真正的问题是和平；和平不只是美好的，不只是重要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南部非洲国家，借着外界的鼓励，应该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基本问题，为这地区的永久和睦奠定基础，而不仅限于讨论争端和纠纷的表面现象。

我要求安理会不要谴责、批评、作践南非。安理会应当精确估量这一种做法的后果。也许安理会尚未充分理解这种做法的反作用。南部非洲现在需要的是鼓励作出努力，来改变陈旧过时的态度；来采取更具建设性的观念，因为这样才会得出有成果的合作，消除一个国家或集团为另一个国家或集团所支配的恐惧。我敦促安理会各成员国确认南部非洲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远较它们之中许多国家所遇到的问题难于处理，因此应以容忍和切实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和解。我们不需要辱骂。我们需要交流。我们不需要发怒。

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感情冲动，将我们带来一场没有人能得到好处的战争。让

我们用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彼此真诚互信，为大家谋取未来。我们可以赢得和平，而不需要征服别人。我们获得，但是除非我们大家彻底坚决承认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得起战争的祸害，我们就不能获得我们所寻求的和平。

主席：我感谢南非代表对我个人的祝贺。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毛里塔尼亚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席上就座发言。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今天下午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已经清楚、准确而中肯地把安理会目前的问题说明了。因此，在这个辩论上，我将不加进什么新的事实或新的说明。我仅想向这个理事会表示非洲统一组织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一个非洲国家的侵略行动的关注。

对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来说，七月份特别多事。对非洲来说，它很不幸地不能躲过这些继续威胁非洲各国生存的戏剧性事情。

安理会对这些事件的激烈辩论便是很雄辩的证明。还不到两星期以前，安理会收到一项关于以色列破坏一个非洲国家——乌干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控诉。这个侵略，无论其动机是什么，拿什么做理由，显然都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可能给国际关系带来显著的影响。

可是，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任何足以避免这种恐怖行动重演的措施，就草草散会了，或者说就停会了。这种恐怖行动是预谋的是由一个有组织的当局，联合国的会员国执行的，所以特别危险。

今天，安全理事会又面对一个实际上一样的控诉。这一次的控诉和七月十一日南非对赞比亚共和国的显然侵略行动有关。可是，南非代表适才告诉理事会说他对这件事毫无所知。

这是一种已被理事会看透的手法，是隔离主义的支持者和特拉维夫当局的惯技。它不是干脆地完全否认有过这种事件，便是转移安全理事会对于当前重大责任的注意。

我们都知道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代表们所住的一个营地受到直升机的攻击，我们也知道当时有死亡、也有物质上的损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问问这一架攻击西南非人民组织营地的鬼怪式飞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它对西南非人民组织怀有敌意，因为后者是设在一个欢迎该组织的非洲领土和国家——赞比亚——内。

不管怎样，七月十一日，位于赞比亚领土内三十公里的锡亚洛拉村，受到南非空军的攻击和轰炸。根据还是暂时的数字，仅是这次攻击就造成二十四人死亡，四十五人受伤。

我们应该强调指出，正如赞比亚外交部长阁下所说的那样，在这次侵犯以前，比勒陀利亚政权已自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起实行侵犯赞比亚领土共十三次之多。所有这些侵略行为都是来自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已经安理会一再谴责，并宣布为非法的。

某些国家设法硬对其他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行使所谓“穷追权”比勒陀利亚政权现在以此为借口，替自己僭取司法权，其所用的方法是破坏邻国的领土完整，并在纳米比亚的毗邻各国，特别是在赞比亚，播种恐怖、破坏和死亡。

赞比亚给予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其他解放运动的援助——南非用作侵略理由的援助——却是遵照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许多决议和建议的。联合国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很清楚：他们不但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斗争，而且呼吁一切国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赞比亚共和国是一个特别关心这些事件的非洲国家，也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它绝对支持这些决定，因此积极支持那些为反对占领，反对一个继续公开侮辱世界良心的政权而斗争的解放运动。

南非把卡蒂马和帕查的空军基地和卡普里维地带变成侵略赞比亚和毗邻非洲国家的永久基地，这再次证明了它所实行的矛盾政策。

南非只有消灭解放运动才能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才能继续把隔离政策奉为国家制度。这是南非恫吓和侵略政策的真正动机。南非的这种行为不但违反国际法和道义，而且违反了本理事会通过的决定。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绝不能支持这种行为。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就赞比亚所提的控诉作出了决定，当时它通过了第三〇〇(1971)号决议，要求南非停止对赞比亚的一切攻击。安全理事会同时决定，如果南非再次侵略赞比亚，理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南非十四次侵犯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证明——就象还需要证明一样——南非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一向毫不在乎，毫不尊敬。

进一步说，南非对安理会、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决定一向所采取要不得的态度，理事会如果对此种态度的发展加以讨论，那是多余的。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索韦托和沙佩维尔的大屠杀，以及对邻国的许多侵略行为，都赤裸裸地表现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真面目。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南非再次发动侵略，在赞比亚——一个尽力确保卢萨卡宣言的精神和文字受到南非和非洲各国尊重的国家——播种死亡与破坏。

在这方面，赞比亚已经探讨了一切可能的和平途径，以确保南部非洲问题，特别是纳米比亚问题的不流血和平解决。

可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和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采取种族主义和在他们所占领的非洲和阿拉伯领土实行减少人口政策。面对南非这个顽固阻挠的态度，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坚决严正的措施来对付比勒陀利亚当局对毗邻非洲国家的侵略行为。

如果，赞比亚的控诉也象乌干达的控诉那样，始终得不到安全理事会的明确决定，非洲很自然地考虑，诉诸武力是不是解决国际冲突的唯一途径。安全理事会这种态度，无疑与联合国宪章最有关的条文相抵触，最近，或在不太远的将来，必将威胁联合国本身的存在。

然而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不能，也不愿，采取这种态度。非洲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又一次集中到这个理事会上。如果安全理事会前次讨论乌干达控诉时所记录的失望再度出现于目前的会议，则全世界和平与安全都将收到威胁，不仅非洲一地而已。不过，我们深信，为了联合国的利益，为了世界的和平与正义，安理会

一向在工作上所表现的智慧终必充分发挥作用。

主席：在我的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理主席贾帕帕尔大使，现在我请他发言。

贾帕尔先生（印度），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主席先生，我谨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向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理事会给我这个机会在这儿讲话。

安理会今天的议程项目对纳米比亚和它的人民特别有关，因为纳米比亚的领土又一次被南非当作军事跳板去攻击赞比亚境内一个和平村庄。

南非的这些军队是从哪儿来的？南非和赞比亚并没有共同边界。然而大家知道南非公然蔑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把愈来愈多的军队派到纳米比亚去。这些军队在纳米比亚做些什么？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已经决定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它们并且要求南非行政当局撤出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军队在纳米比亚，显然是为了攻击邻近的非洲国家，并执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政策，对这些邻国加以恫吓。

赞比亚外交部长阁下参加这个辩论表示局势的严重。他那雄辩的声明不仅对纳米比亚有重要意义。赞比亚站在全非洲引起共鸣的斗争的最前线。赞比亚领土完整所受的威胁一定会加深国际社会的关心，因为事实上这种威胁同时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更广泛的威胁。

纳米比亚理事会注视南非在纳米比亚扩军备战已经很久了，南非的军事主义政策是该地区的不祥发展的根源。在纳米比亚，非法的南非当局频频使用军队对纳米比亚横施暴行与压迫。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军队从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对南部非洲，——先是安哥拉，现在是赞比亚——发动了侵略行为。

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联合国大会设立的，是纳米比亚的合法行政当局，它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目的。南非当局的盘踞纳米比亚以及该领土的军事化，都与南非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责任相抵触。而且，这些行动也加剧了该地

区的紧张局势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的威胁。

对深入赞比亚境内三十公里的和平农村社区的攻击，是值得警惕的南非侵略政策的深刻化。

安全理事会对于赞比亚外交部长所揭露的南非侵略行为，不应漠不关心，这些行为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和理事会决议的。

从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断压迫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民及其对赞比亚的侵略行为看来，纳米比亚理事会很清楚，所谓制宪会议只不过是永久化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种族主义剥削的骗局。

纳米比亚理事会强烈谴责南非对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除其他事项外，要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立即撤出纳米比亚。

主席：既然本会议发言人名单上再没有人了，我现在就请赞比亚外交部长行使他的答辩权。

姆瓦勒先生（赞比亚）：如果我国代表团曾经请求发言那仅是为了要发表一点小意见。我们有权——不如说，我们要求——在以后必要时，再作详细的发言。目前，我只想发表下面这一点点意见。

首先，南非代表在他的声明中说赞比亚侵犯它的边界。我要彻底明白指出，这是天大的谎言。就赞比亚而言，它从来没有侵犯过南非的任何领土。从技术上讲，赞比亚和纳米比亚毗邻。从技术上讲，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这就是说南非从纳米比亚发动的侵略，本身是非法的，值得谴责的。

南非代表否认南非知道这些攻击，尤其是七月十一日的攻击。这真使我们感到诧异。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说他们不晓得这些事，因为如果南非不晓得这些事情，那显然他们对非法驻在纳米比亚的军队已经失去控制。

我要请这个庄严的理事会不要把南非这个声明当真，不要让他利用这个声明使安理会不去审议面前的问题，即附有充分文件和详细日期的赞比亚共和国的控诉。

南非代表谈到南部非洲党内的和平行动。赞比亚应该指出，我们已尽我们所

能，在寻觅和平解决南部非洲的途径。这个庄严的安理会对卢萨卡宣言很清楚，它已经是联合国的文件之一。南非也知道这件事。想尽办法寻求和平解决的是我们，不是南非。

南非一再提到解放运动，就好象他们纯是一群恐怖主义者。事实上，他们绝不是恐怖主义者。他们是为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而斗争的人民。

这一切祸患都是罪恶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引起的。一旦南非把种族隔离去掉，整个南部非洲将是一块和平的安全地。

最后，我要再提到南非代表关于穆沙拉的声明。

现在很清楚，南非对穆沙拉的事情是知道的。南非在这儿的代表承认南非知道这些人。南非接待他们。供给他们方便。他提到穆沙拉已经潜逃。南非在这些人背后是很清楚的。对此我们有证据。

这些就是我现在要说的话。过些时候，如有必要，赞比亚将在安理会的惠允下，再度行使发言权，作详细的说明。

主席：现在如果没有人要发言，我就提议散会。按照非正式协商同意的议程安全理事会下一次审议这个议程项目的时间是明天下午三时。

下午五时二十分散会